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三辑·第十八卷)

[清] 颜 元 (1635年 ~1704年)

习行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上)

附:[清] 李奇(1659年 ~1733年)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39 - 6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8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
[清]颜元、李奇习行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上)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千字

ISBN 7 - 80135 - 739 - 6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 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三辑·第十八卷

[清] 颜元、李奇习行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上)

上 篇

颜元学术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理念

生平及其教育思想产生的因素	(1)
颜元的性理论和知识论	(15)
李奇和颜元的学术异同	(40)
“习事务实”的新教育观	(48)
以“行”为特点的实用教育体系	(60)
颜元的弟子及颜学的发展	(66)
颜元的教育教学思想	(69)
(一) 批判传统教育	(70)
(二) 主张学校为“人才之本”	(73)
(三) “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75)
(四) 强调“习行”的教学法	(77)
(五) 劳动教育思想	(79)

中 篇 (一)

颜元教育论著选读

颜元教育语录分类解读	(85)
------------------	------

(一) 关于哲学思想	(85)
(二) 关于人性论	(91)
(三) 关于教育目的与作用	(101)
(四) 关于教育内容	(114)
(五) 关于教学方法	(123)
附: 颜元的教育实践活动资料	(138)
《四存编》选读	(139)
存性编卷一	(146)
驳气质性恶	(146)
明明德	(147)
棉桃喻性	(148)
存性编卷二	(162)
性 图	(162)
图 跋	(173)
附录同人语	(175)
书 后	(175)
存学编卷一	(176)
由 道	(176)
总论诸儒讲学	(178)
明 亲	(179)
上徵君孙元先生书	(183)
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184)
学辨一	(187)
学辨二	(190)

上 篇

颜元学术教育舌舛和
教育思想理念



颜元是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他在批判宋明以来“空腐”学风的过程中，创立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教育体系。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的学生李奇继承、发展和传播了他的教育思想，形成我国教育界的一个重要派别——“颜李学派”，是我国古代思想、教育史上一面闪光的旗帜。

生平及其教育思想产生的因素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早年自号思古人，后改号习斋，一般都称他习斋先生。他原是河北保定博野县北杨村人，生于明崇祯八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年），享年70岁。

颜元是一个富有独创精神的、有胆有识的学者，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在清初“程朱之害，遍蔽贤知”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出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新教育思想，并创立了实用教育体系。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壮举，也是他一生最大的功绩。颜元的思想是他坎坷的身世与明清之际社会经济和政治等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颜元的父亲是蠡县朱家的养子。颜元生在朱家，幼年姓朱，名邦良。他3岁时父亲就离家随清兵出走，杳无音信。8岁时，他开始随吴洞元先生学习。吴先生能骑善射，长于卜筮医道。目睹明季国事日非，吴先生潜心研究兵法，写了《攻战守事宜》两册，仍隐居行医。颜元受吴先生影响，养成了极广泛的兴趣，骑射医卜，样样涉猎。10

《习斋年谱》卷上。

《存学编》卷一。

岁时,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京师,崇祯帝煤山自缢。他的家乡因“君崩吏走,村落大乱,交相劫掠”。接着清兵入关,百姓易服,他也倍尝苦难。到12岁母亲改嫁,他在义祖父朱九祚的家里过着孤苦的生活。由于失去父母之爱,他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欢乐。15岁时,他结了婚,妻子是蠡县道标巡捕官张宏文的养女。这时,他正热衷于神仙导引之术,性情古怪颠狂,不愿与妻子接近。19岁时,他改拜贾端惠先生为师。贾先生教诲严格,使他一改旧习,并考中秀才。尔后,他开始阅读《资治通鉴》,常常为国家兴衰、生民休戚而废寝忘食,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他绝意科举,专心自学,立志做一个经世济民的圣人。他通过分析明朝制度的得失,写了《会典大政记》,说道:“如有用我,举而措之耳!”,准备凭着自己的本事来改造社会,创出一番业绩。从此,他用世之心愈来愈强。就在他潜心学问、发愤图强的时候,因受养祖父的讼事的连累,蹲了一年班房,家产破落,但他在狱中,学问得到了很大的长进,他的老师感到很惊奇,说道:“是子患难不能乱,岂常人乎!”出狱后,他随养祖父由县城迁返乡里务农,“耕田灌园”、“劳苦淬砺”,生活极为艰苦。

清初的民族压迫,使颜元倍感亡国之苦。鉴于宋儒不知兵法,终至“屈于辽夏,辱于金元”,他决定越过宋儒,直追三代。从23岁起,开始研究七家兵书,以期风风火火大干一场。然而他感到只身破重围,单臂匡时乱是难以成功的,要想兴国安邦,必须有一批治世良才。而要出良才,非依靠教育不可,所以他说:“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他认为教育是强国的第一要务,他说:“间论王

《习斋记余》卷三。

戴望:《颜氏学记》卷一。

《习斋年谱》卷上。

《习斋年谱》卷下。

道，见古圣人之精意良法，万善皆备。一学校也，教文即以教武。”
“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
所以，自 24 岁起，他便致力于教育，直到生命结束，才终止教育活动。

颜元从教长达 46 年，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24 岁设私塾到 34 岁学术思想转变前，为第一阶段。这阶段他特别好古，言则三代，动则法古，希望建立像他所想象的“唐虞三代”那样富强而又文明的国家。为此，他特意将书房取名为“思古斋”，自号“思古人”，决心效法古代先哲，干一番事业。他认为“为治不法三代，终苟道也。”他在 24 岁时所著的《王道论》（后更名《存治编》），就抒发了他的这种思想：“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企图通过恢复学校、乡举里选和兵农合一的制度，来挽救危亡的国家民族，使其得以振兴。他还制定了一个兴国安邦的大策，他描述道：

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
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
经，兴礼乐。

然而，他这时的思想毕竟还不成熟，还处在徬徨之中，提不出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心里想追三代，而实际上却游移在理学的新旧两派之间。先是好陆王书，对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深悦之”，其时所著《求源歌》、《大盒》、《小盒》歌，《格物论》，大都以陆王之学为宗旨，见此情景的人都称他是“真陆王”。读《性理大全》一书后，他觉得陆王的学问太空疏，转而为程朱之学，且信之甚笃，屹然以道自

《存治编》卷一。

《存治编》卷一。

《习斋记余》卷一。

《存治编》卷一。

《习斋年谱》卷下。

任。虽然“躬稼胼胝”，也不忘“乘闲静坐”，以期能“主敬”、“存诚”，成为圣人。29岁时，他听说蠡县北泗村的王法乾笃信程朱学说，还特往拜访，并与之绪为学友，共立日记。凡言行之得失，意念之欺慊，逐时自行勘注，并约定十日一会，相互劝善规过，办学议政，“彼此以圣道相望”。他在教学中，律己度人，也是“务求幽独寤寐无愧，主敬为主”。直到34岁思想转变前，都是因循程朱治学的方法，并以此教学。正如他自己叙述的那样：

予以十九岁列庠末，二十一岁遂厌八股业而弃之，从事史鉴，二十三岁得陆王二子语录，而始知世有道学一派，深悦之，以为孔孟后身也，从之直见本心，知行合一；元虽不敏，一若有得子二子者。其时著《求源歌》、《大盒歌》、《格物论》，大约皆二子宗旨也，见者称真陆王。至二十六岁时，得《性理大全》，见周程张朱语录，幡然改志，以为较陆王二子尤纯粹切实；又谓是孔孟后身也，进退起，居吉凶宾嘉，必奉“文公家礼”为矩矱，奉《小学》、《近思录》等书为孔子经文，人或有一言疑论诸先生者，忿然力辩，如詈父母；元虽不敏，一若于程朱诸子稍有得者。……元平生之笃服两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泽于两派先生也如此。

颜元从34岁学术思想转变到40岁，为第二阶段。这是他实用教育思想开始并逐渐形成体系的时期。他34岁时，义祖母病故，他因尽“愚孝”，一切依照《朱子家礼》所载的丧礼行事，以致“泣血哀毁几殆”。对照古礼，他发现朱子家礼任意删削，不实处太多。《古礼》中说：“初丧，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无算”。《家礼》删去“无

《习斋记余》卷三。

《习斋记余》卷三。

《习斋记余》卷六。

戴望：《颜氏学记》卷一。

算”句，颜元依此，过了朝时和夕时，就不敢吃东西，而正当朝时和夕时，又很悲哀，吃不下东西，以至差一点病死。这一亲身体验，使他感到这种丧礼不合情理，因此，他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审度先哲，他领悟到尧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远非主静，专诵读，流为禅宗俗学者所可比。静坐读书，是程朱被禅所误，决非正学，而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才是学问的正宗。他说道：

自汉、唐泛滥于章句，不知章句所以传圣贤之道，而非圣贤之道也；竟尚乎清谈，不知清谈所以阐圣贤之学，而非圣贤之学也，因之虚浮日盛。

为了救圣道，除虚浮，树正学，驱伪学，他在34岁这年，写了《存性》、《存学》两编，书中力斥程朱理学，专尊“周孔正学”，阐述了他的实文、实体、实行、实用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此二书就是他实用教育体系的大纲。他力图以“实学”来“挽天下之士气，而复孔门之旧”。从此时起，他教授生徒时，对年轻的则注重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等仪节，从启蒙教育阶段起就培养学生重习行的习惯，让习行成为学生学习的第一观念和自觉的意识。对年长的，则分别教以礼、乐、书、数和研究兵、农、水、火、钱、谷等实际有用的知识。所教所学，皆以事物为归，未尝以空言立教。正如他在回忆中所说的：

第自三十四岁遭先恩祖母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礼，颇觉有违于性情，已而读周公礼，始知其删修失当也。及哀杀、检性理，乃知静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旨也。朱学盖已掺杂于佛氏，不止陆王也；陆王亦近支离，不止朱学也。痛尧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涂炭至此极也，遂有《存性》、《存学》之作，聊伸前二千年圣人之

《存学编》卷一。

《存学编》卷一。

故道,而微易后二千年空言无用之新学。

后来他的学生也介绍道:

颜习斋先生出,大声疾呼,揭三物以教人,……率弟子分日习礼习乐习射御习书数,而海内之有识者,亦遂刮目怵心,谓圣学自堕地高举,群聚异之。

从41岁到他生命结束,为第三阶段。这阶段,他用世之志愈加殷切,不愿意“穷则独善”,而要“兼善天下”。他看到国家民众深受程朱之惑、佛氏之害,而痛心疾首,呼吁天下以“全副力量卫圣道,辟异端”,急起而医之。他说:

今佛氏之害弥天漫地,如人遍体疮疡,若是而言从容调理血气乎,抑急需针膏擦洗之方也?佛之害中人,便昏乱狂颠,发作便窒气绝生,正如风痰急症,风不散则立刻瘫痪,火不解则立刻谵语,痰不吐不下则立刻丧命。如是而言从容补阴阳乎,抑急需汤丸灸薰,散风降火,吐下顽痰之法也?佛之害在一日,则此一日中普天下添多少人为僧,便断多少人血脉,如病瘟疫天疱,迟治一日便多传染几人。如是而言采参于朝鲜以补中,斩兕于羌国以解毒乎,抑现用防风、荆芥以汗之,芩、连、恶食、金银花之属以解之为当也?公之言曰:“幸有一不惑者,方艷然怒曰,将挥戈而逐之,有说而排之。千岁之患遍于天下,非一人一日所可为,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莫若务本以胜之。”嗟乎!公第甚言当务本耳,不知却昧医家急则治标及标本兼治之法矣。是圣人不生,礼乐不兴,便任佛氏之灭伦伤化戕贼民生而不救

《习斋记余》卷六。

《恕谷后集》卷一三。

《习斋年谱》卷下。

《存人编》卷二。

乎？不几如朝鲜之参，美国之兕不至，遂听瘟疫、天疱之死丧传染而不治乎？何以为医也！乾坤中挥戈逐佛，著说排佛者，若傅尚书、韩吏部、胡致堂，其表著者，公亦其一人矣。若非有公辈数人“不忠不孝”数语，《佛骨表》、《原道》、《本论》数文在，乾坤更不知何底矣。非一人所可为，虽千万人亦一人之倡也，非一日所可为，虽千百年亦一日之积也，救得一人是一人，转得一日是一日，正得一分是一分。又曰“民之沈酣骨髓，非口舌所可胜，亦未之思也。积蚊成雷；累书成册，吾儒在上者则兴礼乐以化民，在下者则崇仁义以明道，彼佛何所有哉！徒以口舌簧鼓，转相惑诱，遂乱天下至此，吾独不得以口舌救之乎！天相吾道，吾人而在上也，一面兴礼乐，谨学校，以修其本；一面立法禁，施诰命，以治其标。天不相吾道，吾人而在下也，一面崇仁义，励躬行，以修其本；一面详辩论，著书说，以治其标。夫礼乐明，则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众，此本而标之之法也；辩论著，则君相悟而礼乐兴，此标而本之之法也。庶几其善医矣”。

颜元立志要做一个诊治时弊、拯救国家民族的“良医”，就像他曾说的“苍天休戚，圣道明晦，责实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他抱着救“圣道”之衰，“兼善天下”的雄心，开始拟订大规模的、系统的教育计划。他在这阶段主要就是制定宏伟缜密的教育计划，并依此施教。这阶段，从学于他的人众多，他感到兼善天下时不可待。从他的教育体系到教育计划，可以看出他的实用教育日臻完善。如他41岁时，在家乡开馆授课，订立的一系列教规，计21条，共分道德、仪表、课业、社交、课业安排五大类，内容详备，规划严谨。如课业方面他规定要“勤赴学，习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及

《存人编》卷二。

《习斋年谱》卷下。

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等。课业安排方面,他规定每日早晨讲书,过后学生自己潜心玩味,不懂的就反复问难。六艺则分日学习。颜元以“担荷圣道”,“扶危定倾”为己任,而要完成这一使命又非一人所可为,所以,他一心想结识学问朴实、人格高尚的士大夫和学者,借助他们的力量,以使实学实用的教育能畅行天下。这阶段,他的教育活动又增添了一个新内容,即外出游说,把扩大实学与向外求学结合起来。57岁时,他南游中州,历时8个月,走了二千里路,拜访河南诸儒,与之论学辩道,宣传其实学实用的教育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自己也进一步成熟,学问和思想认识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他说:

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孟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

外出游学,不仅使他长了见识,进一步认清了理学的面目,而且也使他深感佛学、理学对民族、国家的危害之广、之深,而要扭转时局,不联合一批清醒之士是不行的,多得一人,就是多一分力量。他说:

仆身游之地,耳被之方,惟乐访忠孝恬退之君子,与豪迈英爽之俊杰,得一人如获万斛珠,以为此辈尚存,吾儒一线之真脉也。

他不仅要存实学的“真脉”,而且要倡实学的风尚。在他年逾花甲,已经62岁的时候,他还不辞劳苦奔波,到肥乡主持漳南书院,大规模地推行实学。这是他实用教育的鼎盛时期,尽管时间只有短短

《习斋年谱》卷下。

《习斋记余》卷一。

《习斋记余》卷一。

数月,但他平时的教育理想在这里变为了现实,他的教育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光大,他的教学方法在这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实践。这期间,他厘定了漳南书院的“规模大略”。他把该书院正庭四楹定为“习讲堂”,两面分东西四斋,东第一斋叫“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东第二斋曰“经史斋”,课十三经、历史、诰制、奏章、诗文等科;西第一斋名“武备斋”,课黄帝及太公、孙、吴诸子兵法,攻守营阵、水陆诸战法,并射御技艺等科;西第二斋为“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此外在院门内另设二斋:直东是“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直西是“帖括斋”,课八股举业。他平生虽然深恶理学和科举,但为了应时和让人们作比较,他抱着兼收并蓄的思想,“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

颜元的这种分科学习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类似现代教育中的综合性大学,举凡政治、军事、哲学、文论、史地、数理、农工等科,无所不备。在中国教育史上,像这样齐备的学校可算是最早的。漳南书院开学以后,远近翕然,从游者甚众。

在漳南书院,颜元十分注意贯彻实用教育的宗旨,他把这一宗旨用对联概括出来悬于漳南书院习讲堂中,让学生作为准则。对联为:

聊存孔诸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
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

在教学过程中,他不仅坚持与学生一道参加生产劳动,进行社会实践,还很重视教学中的师生双边活动和学友间的互助。他认为这样可以通过相互“讲习六艺,以通日用之实务”,“诵读诗书,以考圣贤之成法”,“讨论古今,以识事理之当然”,从而以师友之高明,“开我之蒙蔽”,以师友之宽厚,“化我之私狭”。他还带领学生进行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课外活动。《漳南书院记》中说:“讲习暇,元偕诸

《习斋记余》卷二。

《习斋言行录》卷上。

子或履桥,或鎮舟入(院内水池),弦歌笑语,作山水乐”。遗憾的是在开学数月,实用教育的理想正一步步实现的时候,遇到天下大雨,数日不停,漳水泛滥成灾,书院墙垣堂舍被淹没,迫不得已,他只好辞归。回乡后,他继续在家乡教导学生,70岁去世。死前他还谆谆教导学生:“天下事尚可为,若等积学待用”。他把实现学以致用、创一代实学风尚的理想寄托在学生身上。他的学生们遵照他的遗嘱,把习斋学舍改称“道传祠”,作为门入学习“圣道”的场所。

颜元的一生,是勤奋求索,勇于开拓,富于建树的一生。他呕心沥血,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想领域,创立了一套实用教育的新体系。

他的实用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主观因素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的坎坷身世在他思想上引起的变化。他34岁以前,虽有匡救时难的志向,却一直找不到实现这一志向的道路。他上下求索,左右徘徊,总跳不出理学的圈子,弃了科举便入了陆王之道,背离了陆王之道又跨进了程、朱之门,直到34岁遇义祖母病故,治丧尽孝这一偶然事件,才使他惊醒过来,发现了实用教育这一道路,于是实用教育思想开始产生并逐步形成。当然,仅有偶然的原因,还是难以产生这一思想的,它必须与必然的因素相符合。这种必然因素,除了客观的社会条件之外,那就是个人的思想素质、好恶的特性等等。

二是他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养成的那种执着探索,善于继承,敢于批判创新的素质。他幼年时,在教师的引导和环境的影响下,奠定了好实恶虚的思想基础。他有一种敢于冲破一切邪妄的精神和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心。这种好实恶虚敢于批判开拓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经过了几番曲折以后愈来愈强烈。到了34岁从理学中摆脱出来后表现得特别充分,他对理学的批判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说:“虽程朱陆王诸先生语录,亦不可轻看,否则鲜不以流之浊而

诬其源之清也。”“后世之程朱，皆如程学朱学末流矣。……是以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乾坤。”“吾尝见宗王子者，指朱子为门外汉，吾不与之深谈，其意中尊王而诋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今天下百里无一士，千里无一贤，朝无政事，野无善俗，生民沦丧，谁执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辄为泪下。”他通过辨析，得出程朱理学杀人误国的结论，为“朝无政事，野无善俗，生民沦丧”而每每泪下。为了改变“以章句误乾坤”和“生民沦丧”的状况，他“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毫无保留地发起了对理学的批判，并发出“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的号召。他说：“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千百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这不仅体现了他不畏邪恶的精神，同时也表明了他追求真理的决心。他的实用教育的思想体系就是在批判程、朱理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空口讲诵，静坐冥想”，是一种禁锢人们思想的做法，是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的思想利器。自宋开始，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对士大夫采取思想统治和牢笼政策，科举经义都限定于朱熹的注疏，程、朱理学俨然成为我国思想学术界的帝王，统治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元明统治者几乎把程、朱与孔孟同等看待。明清鼎革，一度混乱，到康熙年间政局趋于稳定。这时，康熙帝发现了程朱理学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便编纂了《性理精

《存学编》卷三。

《存学编》卷一。

《习斋记余》卷六。

《居业堂文集》卷八。

《习斋言行录》卷上。